



蓝田美玉润因愁

——李商隐的悲愁

张怡嘉

烟火与清欢

翦 辉

不管你是不是相信,这世上有没有保持年轻的方法,但我的回答是肯定有的。

回想自己多年来养成的习惯,兴许无形中已让自己受益不少。如从年轻时开始,我买衣服就喜欢买大一码的,因为大一码的衣服穿着宽松舒适;选择款式时,喜欢简单,不喜繁杂,后来慢慢发现,那些大牌的设计师设计的生活装,款式一般也都简单;挑选色泽时,不喜花哨,喜欢素雅,因为自己个子高大,年轻时不显嫩,年长了,倒是觉得经老;买鞋时,不喜高跟,喜欢坡跟、中跟,因为长期穿高跟鞋,对身体有着诸多不利。

这些年,我常被问道:时间在您这里留下的痕迹怎么这么多?您是如何保养的?哈哈,又是一个中国女人式的调侃,回答当然也是中国大妈凡尔赛式的回答,风轻云淡之中,锦上添花一类的客套话。其实,我非常清醒地看到,朱颜辞镜花辞树,岁月终归是伴着花落,伴着鸟鸣,伴着溪水潺潺,渐行渐远了。花容再美,毕竟也是下半场。站在花甲的门楣前,再徘徊再惆怅,也无法阻止与不期而遇的夕阳拥抱。纵有太多对年轻的留恋和不舍,也无法改变门前无人问花的窘境。

走过岁月的拐角,刚明白什么是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转眼又要适用“六十而耳顺”的心态,真是“人似秋鸿来有信,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如果说人的前半生是活在前世的影响之下,那么后半生更多的是活在前半生的影响之下。一个人的心小了,所有的小事都不小;心大了,所有的大事都小了。所谓“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还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人到中年,一定要明白,年轻不仅是一种状态,更是一种心态的选择。

生活就是烟火和清欢参半。一半是糊涂,一半是明白;一半是天然,一半是选择。自然之所以美,是因为它有着必然的流逝,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命由己造,相由心生,境随心转,有容乃大。只有看淡了世事沧桑,才能做到内心安然无恙。如果一个人,能做到由内而外散发出吸引力,让见者不知不觉心生倾慕,那么她在延缓岁月的面前就大彻大悟了。女人,一定要记住,无论何时,都不要放弃对美的追求。只有当你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气质时,形象才会随之改善。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过什么样的生活不重要,养成生活的好习惯才是最重要的。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、一辆豪车,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、明月和内心的淡然。正如你所吃过的饭菜一样,看似已经不存在,但是它们早已化为营养,滋润你的身体,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。又如读过的书,看似久远,但它的精髓会体现在你的气质里、谈吐上、胸襟间,当然也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事来则应,过去不留。何不趁着朱颜未老,大胆地走在奔六的大道上,顺从时间的脉络,浅笑低吟地与过往挥手告别,前半生虽已成记忆,但后半生仍存有梦想。

壬寅年仲春,暖
蔼辉迟桃树西。我想
去寻一个人。

推开门,可他不在。

“您是来寻义山的吗?”一个美妇从屋内施施然走出,对我行了个礼,举手投足间皆是风韵。我微微莞尔,这应是李商隐之妻了吧。后世了解她,多是从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这首《夜雨寄北》里。那时,我眼前的人,已成一抔黄土。义山的悲随着夜晚的雨,都融入了诗中,漫天的孤独席卷着义山,却让他看到未来眼中的现在。

我抬眼望向屋内,一把五十弦的锦瑟映入眼帘。琵琶四弦,古琴有五弦、七弦,箏有十三弦,锦瑟为何偏偏比别者多出许多弦来?《史记》中记:“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,悲,帝禁不止,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瑟在今日早已失传,我们无从考证。这多出来的思,多出来的情,让人平白地更敏感、更纤细,在生命的历程中多了许多顾虑与惆怅。

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丝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

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我情不自禁吟起这首诗。曾经的美梦、狂乱的心跳都将成空,迷梦醒来,旧情已逝,但春心仍在。春心往往伴随痛苦与悲哀。“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沧海桑田,时光流迁,义山的执迷不悟,令人感喟,事后看来也不过是云淡风轻。

“您也指导义山的诗吗?”美妇看着我,露出惊喜的笑,“天色不早了,您不如进来歇歇,义山也许就快回来了。”“麻烦了。”我点点头,进了屋。天色渐晚,最后一缕日光消失在地平线上,黑夜编织的幕布上,缀满了繁星,一轮圆月挂上树梢。

“云母屏风烛影深,长河渐落晓星沉。”我不禁想起家喻户晓的那个故事。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彻夜难眠不过是等星河落,晓星沉,东方渐明而已。嫦娥心寂寞难平,空间与时间皆使寂寞充斥于天地,“应悔”二字显得无比沉痛与深厚。“自悔才思深颖,孤高不能谐俗。”义山写这首诗时,大抵是这样的心情吧。

屋外传来脚步声,我连忙起身去看,正是我要寻的人。“义山,家里来客了,是来寻你的。”远远地,那声音传了过来。“先生近来安好?”我出声。“好!来即是客,快请

坐。”我说明了来意,惹得义山先生一笑:“正是那句‘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’啊。”距离李商隐高中举人已过了几年,县尉依然是那个县尉,一身的才学无处可施,只能为别人当当秘书,这何尝不是他最大的悲愁。

我想起李商隐第一次科考落第时的那首《安定城楼》: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。”是他毕生之愿,建功立业后,不贪恋权位,知进退,能上下,收放自如。但如今与理想,仍差许多。

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李商隐流露出的衰世悲感,竟在六七年后成为现实,大抵是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吧。

《燕台四首》亦是如此,春夏秋冬季的悲愁融在一起,迸出强烈的情感。

蓝田日暖,美玉生烟。李商隐的悲哀与愁苦,都融进了他的诗,带着人们的体味。

“望帝春心托杜鹃,佳人锦色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都说义山的诗最难懂,可我觉得,拨开那层朦胧的纱,义山流露的,只不过是诗人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最真挚的情感。

1927年7月15日,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,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。因为罗亦农事前有准备,省委机关和各级党的组织在敌人疯狂的猛扑中,未遭受过多的损失。

1927年8月6日,罗亦农和瞿秋白、毛泽东等21位中共党的领导人相继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,秘密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“八七会议”。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,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,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,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。会议选举瞿秋白、罗亦农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,周恩来、毛泽东等七人为候补委员。会上决定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,仍兼任湖北省委书记,指挥湖北和长江中上游数省的革命运动和党务工作。他与湘潭老乡毛泽东分别在湖北、湖南发动起轰轰烈烈的秋收暴动。

在罗亦农的精心策划下,鄂南秋收暴动爆发了。5万余人的农民队伍,攻占鄂南数个重镇和县城,组织起革命政府,截断武长铁路达两月之久,歼灭了大量敌军,除掉了数百横行乡里、鱼肉人民的地主恶霸。由于敌人大量增兵,暴动失败了。但却唤醒了民众,锻炼了干部,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罗亦农直接安排“黄麻起义”,促成了鄂豫皖地区的红色割据。

三

1927年11月,在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罗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组织部部长。他再一次回到了上海。

正当罗亦农全身心投入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时,1928年4月15日,因叛徒出卖,罗亦农被捕了。

第二天,中外报纸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,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:“首要已擒,其祸可熄”。敌人对罗亦农许以高官厚禄引诱未成,又对罗亦农施以酷刑,却丝毫也未能动摇罗亦农的钢铁意志。蒋介石迅速下达了“就地枪决”的命令。

1928年4月21日黄昏,上海龙华戒备森严,罗亦农从容步入刑场。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、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罗亦农英勇牺牲了。

罗亦农临刑前用隐语写下了给党中央的信,交代未尽的工作,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,并勉励同志们继续奋斗。

罗亦农牺牲后,党中央在《布尔什维克》杂志刊发文章《悼罗亦农同志》,称“中国无产阶级丢失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,中国共产党丢失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”。

2009年,罗亦农被中宣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



讲述

1927年3月21日清晨,黄浦江畔沉闷的夜色还未完全褪去,中共江浙区委发出“上海全市施行总同盟罢工,同时举行武装起义”的命令。

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,无异于一声惊雷,将睡眼惺忪中的大上海唤醒。近80万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,3万余名工人武装纠察队行动起来了。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,至3月22日傍晚,上海的警署全部被攻破,兵营全部被摧毁。上海工人击败了直鲁联军,占领了整个上海市区,取得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个胜利。

这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,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。

一

罗亦农1902年6月18日出生于湘潭。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给沉闷黑暗的中国带来清新气息。1919年秋天,17岁的罗亦农按捺不住追求新文化、新思想的热情,只身前往上海。

在上海,他接触到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,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盛夏的一天,一个偶然的机,罗亦农敲开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门。从此,罗亦农便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1921年春节后,经陈独秀介绍,罗亦农和20多个青年辗转去了列宁的故乡,在一所专门为东方各民族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——东方劳动大学就学。罗亦农在专设的“中国班”学习,并被选定为“中国班”的学生负责人。1921年冬天,罗亦农由团转入共产党后不久,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成立,罗亦农任支部书记。1922年1月下旬,“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”在莫斯科召开,罗亦农与俞秀松、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。

因成绩优异,组织能力强,1923年3月东方大学设立中国语言组时,罗亦农被选为中国语言组书记,并兼任中国学生的唯物论教授和俄文翻译。

他从一个不满黑暗现实、追求光明前途的普通农村青年,成长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1925年3月,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。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接见了,让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广州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。

罗亦农为劳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,日夜奋战,写出了数篇文章发表在《向导》等党的刊物上。罗亦农在文章中阐述了“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”,提出了“实行工农大团结”等闪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观点。

大会后,罗亦农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。

黎明前的觉醒

——献给罗亦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

鄢德全



1925年,上海爆发了“五卅惨案”。中共广东区委联合全国总工会,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。罗亦农频繁往返广州、香港之间,团结各行业工会,统一斗争方向,最后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。

罗亦农回国仅半年,以火热的情怀和非凡的才能,在党内的声望与日俱增。

二

1926年新年伊始,罗亦农出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。

他凭着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,用马克思主义的大智慧,在反动势力的鼻子底下,将党员的队伍发展了近一倍,恢复和新建了江、浙、沪的工会共青团、妇女组织,并培训了一支一万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力量。在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,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全面胜利。

然而,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的4月12日,蒋介石发动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。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。

1927年7月上旬,他就任湖北省委书记。这时的武汉,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党右派正准备步蒋介石后尘,公开反共反人民。罗亦农一到武汉,便组织各级党的负责人紧急部署转入地下,并作好长期和敌人斗争的准备。

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。父亲是一名矿井工人,母亲是小学民办教师。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不爱说话,但很爱看书。母亲性格活跃些,不仅喜欢看书,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可能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与熏陶,从小学开始,我就痴迷读书,为的是有一日能像母亲一样,写出受到他人称赞的一手好文章。

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便开始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等长篇名著。隔壁家的小姐姐在院子里玩橡皮筋、丢沙包的时候,我则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看书。遇到不认识的字或难以理解的句子,会认真做好笔记,等母亲下班后缠着母亲为我解读。三番五次,从没见母亲厌烦。成年后,有一次母亲和我聊起小时侯的趣事,提起了这事,还表扬我“小时便好学”。我心中着实有点惊喜。

中学时,学校成立了文学社,上初二我当选为社长。自那以后,我更是爱上了阅读与写作。本不宽裕的父母亲节衣缩食,为我订阅了很多报纸与杂志。母亲还为我做了好些个剪贴本和摘抄本。看到写得好的文章,母亲会替我剪下来,黏贴在剪贴本上,也会要求我大声朗读甚至背诵。我天天写日记的习惯便是那时养成的,直到今天。

初中二年级,我的第一篇文章见诸报端。那是一篇名叫《走过七月》的五百字散文。尽管写作技巧还不成熟,但写出了真情实感。这篇文章的发表也让我明白了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道理。

最忘不了的是我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。彼时,他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,知晓我喜欢阅读与写作,便把家中的藏书借给我看,还鼓励我在文学的道路上,坚持、坚守、坚定。他告诉我,从古至今,为文者,开始离不开模仿,但终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。但凡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,莫不是坚守了人性的“真、善、美”,而不是沉迷于自己的小情调。生命有宽度与广度,文章亦如此。虽然,彼时的我一知半懂,但我知道,文学这条路,我才站在起跑线上,路还很漫长。

读大学时,有幸就读于文学院,开始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,有方法地阅读文学作品。诗经中的“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让我明白了古人对浪漫爱情的向往与追求。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”,让我懂得了历史的变迁,王朝的更替,以及劳动人民的渴盼。而唐诗宋词元曲,李白的浪漫豪放,杜甫的雄浑朴实,苏轼的慷慨豪迈,李清照的深情婉约,柳永的凄婉绵长……代代人才辈出,至今难以超越。历史和政治也是我所偏爱的。如果说文学让我痴,那么,历史和政治则让我懂。在读书的时候,常常沉醉于书中那恬静的红、冷落的紫、苦笑的白与绿。在书中,我可以摩挲,可以凭吊,可以悠然遐想,想到六朝的兴废、王谢的风流、秦淮的艳迹,可以尽情领略那一缕缕幽幽的古味,去尽情体会那一个个风流才子、落魄诗人的心情境界……

现在,我再次以学生的身份踏入湘大,攻读政治学。尽管学业繁忙,但我每天还是会抽出二至三个小时读散文诗歌。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刻,在灯下细细品读唐诗宋词、历史传记……

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风景无限的旅行,那么读书则是帮我们擦亮了双眼,写作让我们学会用心感受这趟旅行的美好。在途中,尽管有时你是一个人,但因为有了书的陪伴,你不会感到孤独与寂寞。与他们对话,让你睿智,让你勇敢,让你成长。

读书是自己的成长

曾娟



阅 历